ATLANTIS PRESS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5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Humanities (AEMH 2019)

The Paradox of Edgar Allan Poe's Feminine Ideal

Yunhe C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Zhuhai College of Jilin University,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words: Paradox, Ideal, Death, Submission, Resistance.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Edgar Allan Poe's controversial visions of feminine ideal. Most women in Poe's work are not only super beautiful, but highly intelligent. However, these females share a common destiny -- they decease young. Poe liv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hen feminism started to defy patriarchy. As a defender of traditional values, Poe appreciated women's obedience, wisdom and beauty but showed great fear and aversion to the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 of some women as well. Based on Poe's critique, Poe's contradictory views on females in his poems and short stories are adequately demonstrated: he idealized the delicacy of females whose existence and destiny are merely to serve the needs of men's emotional experiences. Once the females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a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they will be ruthlessly strangled by men.

爱伦·坡的矛盾理想女性分析

张云鹤*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珠海，中国
*通讯作者

关键词：矛盾；女性；死亡；顺从；反抗

摘要： 爱伦·坡笔下的女性大都不仅美貌绝伦，更是智慧非凡。然而这些女性却有着共同的命运——英年早逝。透过坡生活的年代进行分析，19世纪初是女权主义者与父权社会开始博弈的阶段，作为男权主义的维护者，他一方面赞美女性的顺从、智慧、美貌，但另一方面又对部分女性身上表现出的反抗意识表现出恐惧和厌恶。本文通过对坡的诗集及短篇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进行剖析，结合他本人的评论文章，充分说明了坡矛盾的女性观。坡把女性的柔弱理想化，女性的命运只是为了服务于男性的情感体验需求，一旦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对命运抗争，结局势必遭到男性的扼杀。

爱伦·坡笔下的女性大都不仅美貌绝伦，更是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无论这些女性是否具有反抗精神和自主意识，她们的命运却殊途同归——死亡。这无疑体现了坡矛盾的女性观：一方面他否认女性作为独立的充满力量的个体而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些温柔美丽与智慧并存的女性心存无限的向往。坡对于理想中女性的幻想出现在他各类作品当中，包括他的诗集、短篇小说、评论文章等。然而，爱伦·坡理想女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女性是她的伴侣的情感催化剂。坡在他的诗集中，把女性的柔弱理想化，并把这种刻画延伸到其小说中。浪漫化的女性对于坡作品中人物的影响远比她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更大。坡矛盾的女性观与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自由、平等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理想当时正由中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劳动者扩大至妇女，对女性的存在只是为了取悦于男性的观念提出挑战。同时，工业化的急剧发展，一些妇女开始在专业领域中工作。然而，从男性居主导地位的父权社会到女性要求享有同等权利的愿望得到认可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男性统治下的父权社会依然认为妇女是比较脆弱、惯于被动和有依赖性的人，她们比男子缺少理性而易动情感。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坡复杂而矛

Copyright © 2019,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盾的女性观，对于女性欣赏的同时，希望女性处于顺从地位，面对女性的成长与强大所表现出的恐惧、幻灭的心理。

1. 通过理想女性的死亡与挚爱重逢

把利用女性作为男性的一种最终工具的概念在爱伦·坡的《创作哲学》一文中体现特别明显。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美学观点：任何美一旦到达极至，都会使敏感的灵魂怆然涕下。所以在诗的所有情调中，悲郁是最合适的情调。于是我问自己："依照人类的共识，在所有悲郁的主题中，什么最为悲郁?"答案显而易见——死亡。于是，我又问："那么这个悲郁的主题在什么时候才最富诗意?"根据我已在上文中用一定篇幅作过的阐释，这答案又是一清二楚——"当其与美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所以美女之死无疑是天下最富诗意的主题。而且同样不可置疑的是，最适合讲述这种主题的人就是一个痛失佳人的多情男子。"(1)也就是说，这个女性必须死亡以烘托叙述者—她的观照者的情感体验。爱伦·坡对于这个"天下最富诗意的主题"如此着迷：关于这个主题的诗歌包括：《丽诺尔》《乌鸦》《深眠黄土》《尤娜路姆》《安娜贝尔·李》《十四行诗——致桑特岛》《致乐园中的一位》，短篇小说包括《莫格街谋杀案》《厄舍府的倒塌》《丽姬娅》《莫雷娜》《贝蕾妮丝》《幽会》《椭圆形画像》《玛丽·罗热疑案》《过早埋葬》《长方形箱子》。Floyd Stovall 曾这样评价对爱伦·坡的诗歌理论："……被这些优秀的作品所证实，其中大部分都成为其创作的精华。但是，有过多重复……尽管诗人的精湛艺术魅力，主题却显得太单调了。"(2)

爱伦·坡的生平能够部分地解释他对这一主题的专一和迷恋。毫无疑问，坡曾经在失去很多年轻、美丽、滋养他生命的女性：他的母亲，伊丽莎白·阿诺德·坡、他的养母，弗朗西丝·爱伦、一位同学的母亲简·斯坦纳德、他自己的妻子弗吉尼亚·克莱姆。坡在三岁之前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死亡，这种伤痛不仅使他在一生中都诗歌和散文中寻求这种亲情、抒发这种丧失亲人、情人之痛，然而这种渴求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女性几乎全部英年早逝。Kenneth Silverman相信，坡在作品中，"通过年轻女子的死亡来滋养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是他表达哀恸、重返过去、思念逝者的形式，似乎在竭力使她们安息。因为，除死亡这个唯一的、至爱的主题之外，他再也找不到其它方式来与他逝去的亲人重逢了。"(3)

在爱伦·坡的心目中，这些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性都是青春美貌的，几近是完美的化身，即使肺结核夺去了她们的生命，却不曾毁掉她们的容貌。华盛顿·欧文描述一个年轻女孩的消亡："死亡，没有了痛苦、没有了缺陷、没有了肮脏，也没有了恐惧。"再来审视一下坡所描述的死亡，杰拉德·肯尼迪这样评论道："坡暗示，通过这种潜在的转换，世俗的可爱就达到了永恒美丽之完美境界，至少从理论上来讲，逝去女性的尸体瞬间化作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因为死总是牵涉到身体的凋零，刚刚离世之人的美丽总包含着恐惧的元素，随着时间的流逝，接踵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憎恶……濒临死亡的女性就成为她自身命运的标记，她的消逝瞬间展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奇观。"(4)那么，这些年轻女性的消逝在瞬间造就了永恒的美，永远驻留在坡的心中，思念绵绵不绝。

2. 女性的死亡——男子抒发情感体验的源泉

爱伦·坡小说创作所面对的文化语境是父权文化。在父权社会里，人这个概念在人们普遍意识里指的是男性，女性则指的是相对于男人不能自主的人，是附属于男性的人，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建构的"他者"，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由男性赋予的规定性角色。父权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女性没有自我。坡无疑是父权文化及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反对变革，对妇女解放运动也异常反感。因此，爱伦·坡笔下女性都处于从属地位而被消费，她们因为患病而变得异常美丽：皮肤苍白到半透明，脸颊和嘴唇因为发烧而更红艳。这些女性虽然病入膏肓，但美丽依旧，如莫雷娜、丽姬娅、丽诺尔。

这些女性迷人的身体的逝去，主要是坡忧郁情感体验的灵感源泉，因此，在坡的诗歌和小说当中，都没有女性个性发展的部分，这些女性都是静静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玛德莲·厄舍在去世入柩之前也没吐过只言片语，贝蕾妮丝也是露出可怕的一笑，并没有说一个字。《椭圆形画像》中的妻子丝毫没有打扰丈夫的工作，而是当他作画时，在椅子上静悄悄地死去。在坡的诗歌和小说之中，这些饱受病痛折磨的女性之死与只关注自己的幸存者而言，都显得那么苍白与微不足道。由此看来，坡所刻画的女性人物只是成为叙述者的焦虑和内疚的安放之地，男子题写自己需求的白板。他所谓“理想中的女性”也只是男子“自我”的一部分，她无需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死亡如此之快，因此她不可避免的归于沉寂。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坡从来没有真正地描写过一个女性，只是描写了一个女性“物体”，而忽略了女性性格特征中的多面性。他笔下的女性都是美丽的、年轻女人的典型形象重复刻画。Nina Baym说：“在坡的小说和传记当中，既没有女性的人物刻画，也没有表明对待女性的态度。”(5)因为坡只是用女性来表达他故事中的道德思想。另一方面，Joseph Moldenhauer 指出，坡所描写的女性，虽然可以称其为理想中的女性，却都是死亡的结局，来使坡完成艺术创作，这就使坡象征性地成为年轻美丽女性的杀手。(6)坡如此重复的利用年轻女性的死，当做毫无生命的白板，只是刻画抒发男子情感的工具而已。因为这些女性从来没有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有个性特征的女性存在过。所以，坡的女性理想只是一个符号标记，地位越是无足轻重越好，其作用主要是迎合叙述者本人的需求。正如Joan Dayan评价坡的故事：“是关于男子表达自己无以言表的思念”。

爱伦·坡典型的女性形象就是年轻、漂亮、顺从，但是男性在享受女性的美貌和专一的同时，却允许自己打破誓言，爱上别人。坡的小说《艾蕾奥瑙拉》中的主人公艾蕾奥瑙拉是爱伦·坡理想女性的缩影：纯洁无暇、比河水还要清澈的双眼，对于爱情忠贞不渝。她的爱人20岁，而她只有15岁，重要的是，她是他的表妹。“树皮上斑斑点点闪着光，忽呈象牙色，忽呈银白色，比一切都光滑，只是不如艾蕾奥瑙拉的脸蛋”(7)。“催眠曲本来比欧鲁斯的风奏琴还柔和，比一切都美妙，只是不如艾蕾奥瑙拉的嗓子”(8)。她临死之前唯一的心事就是生恐将来爱人爱上别的少女，她的深情令爱人跪在她脚前指天发誓。这些情景在《丽姬娅》中再现，这些男子终究还是没能遵守诺言，后来都再娶。艾蕾奥瑙拉的爱如叙述者本人一样强烈，但是因为担心妒忌叙述者会爱上别人而要求他许下忠贞的誓言，这在爱伦·坡其它的诗歌当中是鲜见的，因为诗歌当中其他的女子都是无比的顺从。然而，对于艾蕾奥瑙拉的誓言也随着叙述者狂热地爱上了欧曼迦德而烟消云散。他对欧曼迦德的爱不仅是对艾蕾奥瑙拉的不忠和背叛，也玷污了他少年时代的恋情。更甚者，艾蕾奥瑙拉的神灵竟然以爱之名宽恕了他违背誓言，使他免去一切罪名。在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女性的精神价值轻如鸿毛。因此，在男子中心论的强大影响之下，女性失去独立的主体地位，她们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成为沉默的“他者”。在情感体验中，也只是“他”的情感体验，而不是“她”的，“她”只是男性情感体验的源泉。

3.“黑暗女性”的死亡——难以驾驭的女性的唯一结局

坡的小说《贝蕾妮丝》中，当埃加乌斯看到贝蕾妮丝的尸体，他“双膝发颤，两脚如同就地生了根，整个人死死盯住那僵直的尸体——敞开的棺材已经露出来了。”而唯一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她的牙齿，她早已风姿消失殆尽，形如骷髅一般，只有“那牙齿，那牙面上没一丝斑痕，珐琅质不带半点污迹，牙缘没有丝毫缺口”，也就是说，牙齿是贝蕾妮丝身上唯一没有变化，还代表着健康的部分，这令她的未婚夫十分恐惧，也迫切的想得到这些牙齿。叙述者的恐惧来源于他自己的消衰和死亡，当贝蕾妮丝无忧无虑、纯真的少女形象突然出现在埃加乌斯空空的图书馆——男性诞生，女性死亡的地方，这是对男性权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威胁。然而，埃加乌斯拔掉了她的牙齿来获得最终主宰女性的权利。首位爱伦·坡的“黑暗女士”出现了，但是莫蕾娜和丽姬娅更难以驾驭。

叙述者对于莫蕾娜的钦慕是理智上的，而非情感上的。因为他被妻子广博的学识打动。他任凭自己听从她的谆谆教导，会一连数个小时静静聆听她的学术探索。然而，尽管她迷人的外表，“她那高高的额头，她那光洁的鬈发，她那时时插入发中的苍白的手指，她那动听的嗓音”“思绪重重的大眼睛”[9]，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像被符咒魇住一般，开始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他排斥妻子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妻子的学识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一个情感炽烈、意志刚强的女人威胁了叙述者，这种复杂的情绪连自己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互相交流。”她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导师最终“不可忍耐，他排斥她是因为对于至高无上男性权利和领导能力的威胁……他对她不断的排斥反感最终使她生命殆尽”[10]。她当然有足够的智慧清楚原因所在，但是却说是命中注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对于他们之间学识上的不匹配说成是“命运”，而当叙述者说不清楚为什么他会对莫蕾娜怀有深深的、但却十分奇特的感情，解释成命运把他们结合在了一起。

丽姬娅与丈夫之间的权力之争表现的非常清晰。在小说的结尾处，复活的丽姬娅“往后一缩，不让人碰着”[11]，就像是帝王一般站在他的面前。在爱伦·坡的小说或诗集当中，丽姬娅是唯一一个战胜死亡并且征服了叙述者的女性。Stovall论证说“丽姬娅是爱伦·坡理想女性的化身”，但同时也指出，她也只不过是爱伦·坡希望中女性而已。她的绝色、善于分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坚强的意志及至高无上的爱都是叙述者本身或多或少也拥有的。[12]因此，通过丽姬娅的成功复活，坡否定了这个女人在他生命中的终结，也否定了自己必死的命运。丽姬娅是爱伦·坡“黑暗女性”的精髓，她“来去无踪，像幽灵”“熠亮的乌丝”“低柔细语”“滑如凝脂的鼻子”“比德谟克里特的井还深奥的”眼神[13]，这些描述都采用了非凡的、缥缈的词汇，这不同于爱伦·坡的其他女主人公。这些外形上的描述已经把她作为“另类”与叙述者和其他的凡夫俗子区分开来。因此，她的学识渊博之至，逼人的威势可以完全被接受，使叙述者竟像孩子一般听从她的谆谆教诲。

正如富有才学和心中充满爱情的莫蕾娜，丽姬娅也是叙述者的精神导师。Cynthia Jordan如是评论说“丽姬娅对于他的权力就像是母亲对于孩子，而他的语言则比较柔弱。”即便在临死之前，她也支配着他，“她不由分说，招我到身边，请我把她不多几天前写成的一首诗重念一遍。我遵从了。”[14] Jordan推断，丽姬娅的性能力是叙述者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在书房中，丽姬娅伏在他的身上，使他“无限喜悦，怀着无限美好的憧憬，感到神妙的远景在眼前逐渐展开，顺着那人迹未到的、光辉灿烂的漫长道路，可以达到学问的终点…”[15]Jordan强调，这一段为丽姬娅作为性的主导者征服男性特权的一个证据，但丽姬娅是把学识和肉欲融为一体，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爱伦·坡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一种是美丽而又天真无邪的少女，在非恰当的时间死亡，另一种就是拥有一头乌发的女性，任性却令人神魂颠倒，同时又不断的暗示叙述者本身的脆弱和消亡的命运。丽姬娅和莫蕾娜以爱伦·坡笔下典型的女性从未有过的方式向叙述者挑战，对于叙述者来说，这些“恐怖故事”真正令人恐怖的是这些美丽的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叙述者并没有被丽姬娅的复活吓坏，因为这只意味着她征服了死亡，但是她是通过强烈的意志做到的，这种强大的意志力使他降服。

丽姬娅不是作为理想的伴侣而存在，而是爱伦·坡自己理想的化身。贝蕾妮丝、莫蕾娜、玛德琳·厄舍及其他的“黑暗女士”，并没有得到诗歌中那些优雅、缥缈的女士那般赞美。温柔、脆弱、优雅的女性，诸如艾蕾奥瑙拉、安娜贝尔·李，都没有表现出性暗示和才智上的威胁，他们突然而又令人悲痛的死亡最重要的是起着服务他的诗意的作用，提升了男性对于“忧郁的美”的情感体验，“那种最强烈、最高尚、同时又最纯洁的快乐”[16]。Craig Howes论证说爱伦·坡的“整个审美观是以一个假设为前提，就是这些美丽的女性是被动的、柔弱的，因此在死亡这个恐怖的力量面前是无任何反抗之力的。女性不能有意识的引导或促成死亡；她们只能使之具体化或沦为牺牲品。诗中的忧郁是男性—对于痛失美女的悲伤，是可怜的客体…倘若有那么一刻，叙述者看到了蕴藏在这些美丽女性内在的权力，这是能够战胜最至高无上的主体的权力，而这个主体就是死亡本身。[17]”

Quotes:

(1)《创作哲学 》 爱伦坡著　曹明伦译
(2) 原文为英文
(3) 原文为英文
(4) 原文为英文
(5) 原文为英文
(6) 原文为英文
(7)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p130
(8)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p132
(9) 母女拥有共同的外貌特征 曹明伦 译
(10) Debra Johanyak, "Poesian Feminism: Triumph or Tragedy," *College Language Association Journal 39*, 1995:64-65
(11)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p32
(12) Stovall, "The Women of Poe's Poems and Tales," pp.202, 208
(13)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p19-20
(14)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p23
(15)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p23
(16) 爱伦坡创作哲学
(17) Craig Howes, "Buke, Poe, and 'Usher': The Sublime and Rising Woman," Q31(1985):184-185

References

[1] Edgar Allan Po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8, translated by Liang-ting, Chen.

[2] Zhen-wu Zhu, Study of Edgar Allan Po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3] Rong-bin Xiong and Gui-ju Peng, Guide to Edgar Allan Po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Benjamin F. Fisher,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dgar Allan Po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Edgar Allan Poe, 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1850.

[6] Ping Zhai, A New Explanation of Poesian Feminism: Loss of Self and Triumph of the Other,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1 No.4, Jul. 2008.

[7] Xing Li, The View of Death in Edgar Allan Poe's Poetry, Zhejiang University, 2011.